



苗 延 秀

南 下 归 来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NANXIAGUILAI



目 录

红色的布包.....	(1)
共产党又要来了.....	(6)
解除旧约.....	(36)
农家姑娘.....	(72)
归侨小凤.....	(83)
金项链.....	(103)
南征北战的英雄.....	(121)
南下归来.....	(150)

红色的布包

在偏僻的山城的旁边，有一间破烂的房子，歪斜地站在泥泞和荒草中间。房子的前半部快塌了，用几根树干撑着。在离房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条小路，穿过草丛深入山中去。这里不是引人注意的地方，但是偶尔路过这里的人，总禁不住说道：

“这是谁家的房子呀？为什么这样凄凉？”

十三岁的时候，我流浪到这里来，因为没有钱，天又下着雨，黑夜中，我爬出了城，找到这间黑黝黝的房子。起初，我以为这是绝了香火的人家，大胆的把门推开，想走进去。当我的右脚，刚跨过腐蚀的门槛，一个老妇人的声音惊愕地叫了起来：

“嗷呀？”^①

这使我感到又高兴又惊奇，赶快用侗话轻轻的说：

“伯妈！是我，落难人。想在你这里住一夜，可以吗？伯妈！我没有钱。”我说着，慢慢地摸进去。

“好娃娃！你来吧！”她说。将我抱住，坐在炉边

^① 嗷呀，侗语，是谁的意思。

的木桩上。

我走了一天，没有吃饭，衣服被汗湿透了，很疲倦，就躺在她的怀中。我因为她是侗族，很高兴的问了她许多事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一个姓王的六十多岁的寡妇。她丈夫在的时候，靠卖柴草过活。生了个孩子，叫王岗。王岗刚刚四岁，她丈夫就患疟疾死了。她就在给人缝针线，卖柴草的饥饿日子里，把孩子养大。她满想靠着孩子度过老年；但是，孩子刚刚十八岁，就被县上抓去，用来堵击当时北上抗日的红军。这样，好象就永远地埋葬了她的希望。县里为了不使侗族受红军的影响，她也被强迫地集中在一个偏僻的山谷里。

从此以后，她常常关着门，流着泪，动也不动，悄悄的坐到深夜。有时候，她也常常站在窗前，好象盼望着什么似的，从破烂的窗棂中，眺望着荒芜的旷野……。后来，我朦胧地睡着了，不知道她再说些什么？

突然，我觉得她离开了我，便惊醒了。朦胧中，我看见她正从火炉中，扒出一颗火种，吹燃着松香，房子亮了起来。一对哭红了的眼睛，皱纹爬满了脸，和那披在肩膀上的灰白的长头发，使我很自然地感觉到，这是一个遭受苦难折磨的不幸的老人。她慢慢地，从玄色的破烂衣服中，掏出一个小红布包来，正要把它打开，突然发现我已经醒来，正好奇地看着她，她又急忙地把小包包收起来，只是看着我微笑着。

一种孩子的好奇心，使我走过去抱着她说：

“伯妈！给我看看是什么？我不要你的。”

她甩脱我的手，哄着我说：

“小娃娃看不得，看了会瞎眼哩！”

“不，你哄我，你哄我。”我顿着脚向她要，几乎爬到她的身上。而她，很快地把拿着小包包的那只手，高高的举起来。后来，我和她讲好：不弄坏，不要她的，不告诉旁人，才给了我。

我接过小红布包包，一层一层解开。当我快要解到最后一层的时候，她突然走到门口，用身子将门板堵住，嘴唇微微地颤动着。显然地，她怕我拿走这个东西。

“慢点呀，慢点呀！狗崽儿，不要弄坏啦！”她见我解得很快，就喊起来。

我性急，很快地把七八层布包解完了，最后现出一个鲜红的纸包，看见了一张很平整的红军用的一圆钞票，钞票的后面，摺放着一张红纸条。纸条上面，横写着歪歪斜斜的汉字：

“亲爱的苗、瑶、侗、僮①的同胞！

你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吧？让我们告诉你们，我们是工人，农民自己的武装。是你们民族的真正的兄弟，为了你们，也

①僮，1964年根据周总理的建议，把僮字改为壮字。

为了我们自己，我们必须联合起来！打倒日本鬼子！打倒压迫我们的敌人……

现在，我们北上抗日去，昨天在你们这里住，用了你们柴草二十斤。谢谢你们！此致

亲爱的敬礼！

中国红×方面军士兵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”

我刚刚看完这字条，她又忙着从我的手中抢过去。问我说：

“懂了吧？我的好娃娃，你讲一讲！”

于是，我把钞票和我所知道的红军的情形告诉她。她听了后，紧紧地抱着我，兴奋地说：

“要没有他们，我这小窝窝早就倒下啦。”说完，她拿灯，拉我到窗前，指着窗外的撑着房子的几根大树干说：

“你看！那几根大树干，是红军给我撑的呀！我的好娃娃，告诉我吧，他们在哪里？”

“在——北——方！”我想了一会，快乐地伸出一个小指头，指着北边，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。

但是，她还是很不满足，又张着没有牙齿的嘴巴问：

“他们甚么时候回来呀？”

我没有办法回答她，等了一会，我靠近她的耳旁说：“伯妈！王……王岗哥哥，跟他们去就好罗！”

她沉默了一会，突然眼睛里充满了眼泪……

夜深了。狂风扫着窗外的旷野，发出呼呼的啸声。一只老鹰，在古老的枫树上，拍着翅膀“呦呦”地嘶叫着，好象在渴望着黎明的到来。

1945年1月写于延安鲁艺

原载延安《解放日报》1945年2月7日

共产党又要来了

王伯妈的儿子王岗，被县上抓去“剿共”以后，家里只剩下她，过着孤苦的日子。因为这样，高峁寨的娘家，三番两次，要接王伯妈回家；但是王伯妈一来要等等儿子的消息，二来要给王岗爸烧烧香，三来她觉得在娘家总不如在自己家里自由，于是，她宁愿留在自己家里，仍旧给城里担担柴，缝缝针线糊口。

然而，年纪毕竟是老了。担一次柴，身体总觉得有些酸痛，有时肚子饿了，还累得两条腿常常发抖，浑身出着冷汗。眼睛也比不上从前，缝针线粗细不匀，还常常扎手；昔日织龙能象龙的样，绣花能有花放香似的侗家织绵巧妇，今天工资虽然低到只要吃饭，不取工钱的地步，城里也没有人雇她。她自己呢，也觉得她是老了。她常常拿着用松树莛挖成的笨重的脸盆，装着水，低着头，望着自己倒映在盆底的相貌，看见自己的灰白的长头发，血红的眼睛，和一次比一次更黄瘦更多皱纹的脸，她就耽心自己恐怕不能够等到儿子的回来而永别人。

世，于是泪珠就一颗颗的掉下来。

县里，要钱的花样越来越多，今天问她要户口捐，明天问她要牲畜捐，后天又问她要房屋税；……要是没有钱，催款的警士，看见什么就拿走什么。这样，王伯妈原来养的一只小母猪，几只鸡，都没有了。

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起来。

一天，太阳已照过屋顶，阳光从霉烂了的、深红色的松树皮的裂缝里，斜斜地一条线一条线的乱射在屋地上。王伯妈急忙地从火炉里扒出两个烧焦了的红薯，吃了以后，绕上三四尺长的黑布头巾，在“本家王氏祖宗之神位”的坛前，合着手掌，边深深地作揖，边用仫话祈祷着道：

“公仆啊！保佑辣尧信赖，保佑辣尧悔骂崖。”（祖宗啊！你要保佑我的儿子身体健康，保佑我的儿子早日回家。）说完，她就背上套在小木夹里的柴刀，走向门背后去拿扁担，她刚刚走了两步，一个十四岁的小孩，光着一双又粗又黑的脚，连跑带跳地冲进来。他的小红脸上，一对乌黑的小眼睛，锐利地发光，头上绕着一道青黄色的有着很多细线条的狮子藤，身上穿着一套有些破烂的蓝色土布衣，腰上，学着军官的样子，扎着一副用桐油树皮做的银灰色的武装带，背着一张竹做的弓箭。他的后面，有一只黑狗，脖子上也绕着一大圈青黄色的狮子藤，翘着尾巴，跟着他一跑一跳的冲进来。

“姑妈！我爸爸说，明天是九月九重阳节啦！爸爸又叫我今天来接你回家哩！”他用侬话说着。高兴的抱住王伯妈的脖子。那只黑狗，窜在王伯妈的后边，也高兴的举起两只脚，爬在她的背上，摇着尾巴，“哼哼”的叫着。

王伯妈喜欢的弯下腰，咬着牙齿，想把他抱起来；但是他太重了，她又把他放下，边甩脱了那只狗，边说：

“好天龙儿哩！告诉爸啊！姑妈住在这里好。”

天龙把身体一扭，跺着脚说：

“不，我爸爸说，姑妈没吃，没穿，还受衙门里的气哩。姑妈！那一次，我送红薯给你，我还看见他们……”

王伯妈不愿意依靠别人过活，她愿想瞒住自己的苦痛；但是天龙却说到她心痛的地方。她的眼眶儿又涨红了，她紧抱着他，打断他的话说：

“姑妈得罪他们啦，好天龙儿哩！回去告诉爸啊！姑妈住在这里好。”王伯妈虽然还是这样顽强地说，但自己同时却也感到有些辛酸，禁不住想掉下泪来。

“不，得罪他们，讲道理吗！怎么打烂了碗，还拿走我送给你的红薯，拉尿屙屎进顶锅里呢？姑妈！我爸爸说，他受不了衙门里的气，他不爱进城，要我来接你回家。”说着，他就拉着她的手。

王伯妈紧紧地抱着他，在他的脖子上亲了一个嘴说：

“赖辣贯尧哩！（我的好儿孙）告诉爸爸啊，姑妈说，你们家里生活也不大好。姑妈一个人活得下去，不

连累你们。”

“我爸爸说，家里不好，包谷总有得吃哩！”说着，他又拉着她的手。

王伯妈怪心疼的，同时却又无可奈何地用力摇着他的肩膀说：

“狗崽儿，真不懂事……”

“不懂、不懂，姑妈不肯到我们家里，怕我们要卖你的房地皮，我回去告诉爸爸去！”说着，他气得转身就跑，那只黑狗，也跟着跑了出去。

王伯妈着了慌，大声地喊着追到门口。天龙笑嘻嘻的走回来。王伯妈才知道她上了天龙乖巧的当，她又好气，又好笑地等他走到门口，一抓就把他的两颊拧起来，哈哈笑着说：

“你还回去告诉你爸爸不？说我怕你们要卖我的房地皮。”

天龙被她拧住两颊，他既不好笑，又不好说话，只好扁着嘴巴含糊的说个“不”字，于是，姑侄两人才又笑着走进屋里。

二

依照侗人的习惯，一个出嫁了的姑娘，未生仔，还可以住娘家；生了仔，当丈夫死后，不管老少，都可以自由回到娘家，何况王伯妈现在又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呢。

然而，王伯妈不愿回家，不仅是为着要等住儿子；不仅是为着要对死去的苦命的丈夫深深地怀念；而且，由于她对于艰苦的生活的领会，她觉得一个人，如果依赖别人过活，如果想要从别人那里取得一些怜悯而得到安慰，那是一种懦弱，是一种没有出息的人。这种人象寄生藤把大树缠死似的，有什么意思呢！所以，这一次，她又拒绝了娘家的好意，仍旧一个人生活下来。

这样，王伯妈又靠着自己的两只手，仍旧在森林里砍砍柴，捡捡蘑菇，摘些野果松穗之类，总算熬到年关。

这时候，天气冷了，北风阵阵的吹着，王伯妈的那间歪斜背向着城墙的小房子，被吹得“咯咯”地作响；长在墙壁石缝中的野藤，已经枯乾；房前的草地，草儿灰白的零乱地倒在地上。晚上，因为冷的缘故，王伯妈烧起大火，边烤着边迷迷糊糊的睡着坐到天亮。但在刮风的晚上，山上的树叶，“唰唰”地响着飞到屋顶，对面沿着山脚流的河水，也被风刮得发出低低的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。屋里，风“喊喊”地从壁缝中吹进来，不能生火，她就在房子的一角，铺些草，盖上一床稀绒八烂的棉被，陪着这凄凉的夜，抖搂着熬到天亮。

这种夜的凄凉，对于王伯妈已不算是顶难堪的事。因为她心里有一团火：等着儿子拍门喊一声“妈妈我回来了。”只是越近年关，王伯妈的生计便越感困难。因为一到大年初一，城里便没有人做生意。因此，她就不

得不在年前的几天，拼命的多砍些柴来卖，每天几乎都弄得头晕眼花。

除夕日子到了，这天下午，王伯妈还在山上砍柴，一直弄到傍晚，她才担柴回家。当她刚要走近门口的时候，一个粗暴的声音喊道：

“蛮婆！快！老子等你半天。”

王伯妈抬起头来一看，往日来催房屋税的警士，今天照旧穿着黄色的军服，满脸横肉，噘着嘴站在门阶上。王伯妈低着头，仍旧边慢慢的走着，边喘着气用生硬的汉话说道：

“老总！年纪老啦！不中用。过年的东西还没有买，哪有那样多钱纳税？二十元……二十元……”

“我×你妈的，罗哩罗嗦，老子又不是问你要钱。快些！”警士不耐烦的大声说，用力拉了王伯妈一下，王伯妈跌着撞在门上，门“咣——”的一声开了，王伯妈接着又倒在地上，柴压着她，半天也爬不起来。

“你妈的，老都老了，送给我也不要，还要什么娇？起来！”警士淫荡地说，狠狠地用力抖着柴捆，柴捆滚过一边，一根钩柴，把王伯妈的棉衣，从肩头刮着裂到背上，一条血的痕迹，立刻肿了起来。

“假雅^①你们不把我当人，你们抓走了我的孩子，

^① “假雅”，侗语，是对大汉族主义者的一种骂语，其语意是带着无限的愤怒和仇恨。

又来糟塌我，我跟你们拼！”王伯妈这样想着，两脚一蹦，就跳了起来，向警士扑去，两只手指把警士的眼睛挖了一下，接着，又把他的脸抓破，划出几道红的血印。

警士没有提防，痛得他挤出了眼泪，但由于生命的本能，他很快地抓住了王伯妈的手，一边和她挣扎，一边说：

“你，你怎么发气啦？我是给你送信来的。你的儿子……”

王伯妈听到“儿子”两个字，心里马上软下来，眼睛顿时发光，又惊又喜地叫起来：

“我的孩子，在——在哪里？”

“你的孩子在牛犁山被共匪活埋啦！公事在这里，给你。”

王伯妈信以为真，眼睛一阵昏黑，大叫一声，就倒在地上。警士把通知书塞进她的手里以后，在屋里到处走了一圈。看看没有什么东西可拿，就想走出来。忽然，他看见王伯妈的耳朵上，吊着两个杯口大的银耳环，他就两只手一边抓住一个，猛的一下，把它扯下来，血马上就迸出来，王伯妈痛得在地上打滚，“哎哟哟”的直叫起来。警士恨恨地望她一眼，骂几声“穷鬼！”就走了。

天昏昏啊，地暗暗，王伯妈哭着躺在地上。

三

王伯妈的儿子，被抓去“剿共”已经一年了，在这一年以前的十几个年头里，她辛辛苦苦的把孩子养大，期待着孩子来陪她度过老年，度过她这人生的苦痛的末程。然而当孩子刚刚十八岁的时候，他就被县里抓去“剿共”，这十几年来含辛茹苦的王伯妈，怎能不痛哭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呢？！

但是，当红军长征经过这里以后，她从山谷里回来，看见她那间快要倒塌的小房子，已经被红军用树干撑起来，并且，她又在柴堆里收到一个红色的布包，这个布包，她曾经给一个流浪的侗族小孩看过，她才知道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，是少数民族的真正兄弟，是主张抗日、打倒土豪劣绅的队伍。于是，她以为红军不会杀她的儿子，以为她的孩子好象还在什么地方，以为她的儿子总会有回来的一天。现在，她接到儿子被“共匪”活埋的这个通知，她以为她一切都完了，以为再也没有什么能使她活着。于是，她躺在地上伤心地哭着：

“孩子！你妈活的苦，我，我不难过，我死——死也要等着你。如今，你在哪里呢？儿啊！你死了，叫你妈怎样活？……”

天全黑了，城里，敬神的灯光到处亮起来，爆竹的声音也到处在空中爆响；王伯妈的家里还是一团黑，她

还是躺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。后来她一直哭到叫不出声音，才慢慢爬起来。她边流着泪，边点着松香，抖抖撒撒地想找几根香给她的儿子烧烧；但是，她找了很久，一根也没有找到。因为这几天她忙于砍柴，没有来得及准备这些东西。这时候，被警士扯破了的耳朵，还在一阵阵的辣痛，刚才被儿子死了的消息所压倒的其他苦痛，又涌上心来。她沉重地叹着气嚷道：“闷底啊！甲溜行列行括大？！”（天呀！你为什么这样没有眼睛？！）在喊天天不应，呼地地无声之后，于是她就和着衣，昏昏沉沉地躺在地铺上，流着泪，糊里糊涂的想着：

“我总以为他们是好人（指红军），他们给我撑房子，给我留下柴草钱；留下红布包。我天天指望他们回来，谁知道他们这样坏，——他们活埋了我的孩子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她恨不得把藏在怀中的那个红布包扔到屋外去；但是，当她的手刚刚摸到那个东西的时候，她又这样想：

“孩子是衙门里抓去的，母猪、鸡、钏锅、大水桶、耳环……也是被衙门里的人抢走。他们不叫我活呀！他们要吃人，他们难道不会骗我吗？”想到这里，她一边恨着县里，一边又觉得她的孩子好象还在什么地方，心里才又稍为轻松了一些。于是，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又把那个红布包好好地藏在怀中，慢慢的睡去。

原来，在几天以前，这个山城换了一个姓黄的县

长，据说，这个县长在军队里当过团长，和省主席是亲戚，和“剿共”的某司令官同过事。他上任不到两天，就带着一班警兵，在城内外到处巡视了一趟，当他走到王伯妈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站在城墙上，指手划脚的不知道和警兵说了些什么？于是，第二天中午，他就派了这个老行的警士，送这张“剿共救国伤亡将士”通知书给王伯妈。同日中午，有一个哨兵，站在王伯妈这个地方的城墙上，用怀疑的眼光凝视着河那边的旷野。

四

第二天，是大年初一，城里，新年的爆竹声又到处爆响，敬神的肉酒的香气，充满了全城。王伯妈这里，却是毫无烟气。她还没有起来。这时候，一个警士，提着一只篮子，冲门走了进来。篮里放一块半斤重的肥猪肉，几个圆圆的白糯米粑，几根蜡烛，两把香，和一些纸钱。他把篮子放在床边，用手轻轻地摇醒了王伯妈，王伯妈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昨天来过的那个警士。她不理他，又闭上眼睛。但警士知道她醒了，滑稽地在她的耳边和和气气地说了一句“新年好”以后，又说：

“县长叫我来给你老人家拜年啦！”说着，他就磕了一个头。

王伯妈知道她的苦根，她恨县长、恨县里所有的人。她翻过身，把脸背着他，好象讽刺而又气愤的说道：